

釋宗金書

禪宗全書

史傳部二十

(20)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禪宗全書 / 藍吉富主編. -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13-2602-9

I. 禪… II. 藍… III. 禪宗 - 文獻 - 匯編 IV. 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4) 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 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 許冬麗

ISBN 7-5013-2602-9



9 787501 326020 >

本書原名為《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編，經北京版權代理
有限責任公司代理，授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獨家出版發行。

書名 禪宗全書 (全 101 冊)

著者 藍吉富 主編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祖燈大統中

清・淨符編

(卷十五—卷五十一)

目次

祖燈大統(卷十五)卷五十一)

卷十五……………六二五

仰山慧寂——睦州道明

卷十六……………六四〇

臨濟義玄——日容遠

卷十七……………六五八

德山宣鑑——詠清

卷十八……………六七四

洞山良价——徑山道欽

卷十九……………六九〇

西塔光穆——巖頭全齋

卷二十……………七〇八

雪峯義存——張拙

卷二十一……………七二六

雲居道膺——白馬遁儒

卷二十二……………七四三

乾峯——烏窠道林

卷二十三……………七六一

資福如寶——玄沙師備

卷二十四……………七七九

長慶慧稜——龍井通

卷二十五……………七九五

保福從展——法相行修

卷二十六……………八一〇

南臺仁——歸宗澹權

卷二十七……………八二四

同安丕——瑞龍幼璋

卷二十八……………八四一

疎山證——穎橋安

卷二十九……………八五九

南嶽橫龍——國清師靜

卷三十	招慶道匡——佛嶼知默	八七四
卷三十一	白鹿師貴——黃檗法濟	八八九
卷三十二	洞山守初——佛手行因	九〇六
卷三十三	東汀——羅漢義	九二三
卷三十四	清涼文益——龍興裕	九三九
卷三十五	大歷——雲頂德敷	九五二
卷三十六	汾陽善昭——黃龍二世	九七〇
卷三十七	天台德韶——道峯慧炬	九八二
卷三十八	清涼泰欽——洞山曉聰	九九七

卷三十九……………一〇二一

德山志先——南禪聰

卷四十……………一〇二九

石霜楚圓——英公夏竦

卷四十一……………一〇四六

華嚴道隆——永安道原

卷四十二……………一〇六一

保明道誠——稱心省侗

卷四十三……………一〇七九

承天傳宗——乾明機聰

卷四十四……………一〇九六

投子義青——金鑿善

卷四十五……………一一一二

定慧超信——大寧慶瓏

卷四十六……………一一三一

堯峯顥暹——楊傑

卷四十七……………一一五〇

慧日堯——龍蟠曇廣

卷四十八……………一一六五

黃龍祖心——四祖法演

卷四十九……………一一八〇

五祖曉常——比部孫

卷五十……………一一九四

大瀉慕詰——法興期

卷五十一……………一二〇八

法雲善本——定慧蓮式

祖燈大統卷第十五

△少林第十一世之一

祖燈大統卷第十五 少林第十一世之一 嵩山祐禪師法嗣

古杭白巖嗣祖沙門淨符編集

瀉山祐禪師法嗣

袁州府仰山通智慧寂禪師。韶州懷化葉氏子。九歲投南華通公出家。十四父母復逼以婚。師斷二指。跪父母前。願求正法。以答劬勞。父母乃許。再詣通處得度。未登具。即往謁耽源。有悟。耽源謂師曰。國師當時傳得與老僧。乃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受。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原本與師。師接覽。便火却。源一日問。前來諸相。甚宜祕惜。師曰。當時便燒却也。源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唯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師曰。慧寂一覽。已知其意。但用得。即是。豈在執本。源曰。然。於子。即得。奈後人何。師曰。和尚要。不難。即重集一本。還上。更無遺失。源然之。耽源上堂。師出衆。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又手立。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師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師便禮拜。後參瀉山。瀉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主在甚麼處。師從西過東立。瀉異之。師問。如何是真佛住處。瀉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執侍一十五載。次謁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頭拈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便出。頭曰。我不肯汝放。祇肯汝收。掃地次。瀉問。塵非掃得。空不自生。如何是塵非掃得。師掃地一下。瀉曰。如何是空不自生。師指自身。又指瀉。瀉曰。塵非掃得。空不自生。離此二途。速道速道。師又掃地一下。又指自身。并指瀉。瀉一日指田間者。丘田。那頭高者。頭低。師曰。却是者頭高。那頭低。瀉曰。你不信中間立看。師曰。不必立中間。亦莫住兩頭。瀉曰。若如是。着水看。水能平物。師曰。水亦無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瀉便休。有施主送絹與瀉山。師問。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答。瀉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尚何得將衆人物作自己用。在瀉山作務歸。瀉問。甚處去來。師曰。田中來。瀉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鋤叉手而立。瀉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在。師拔鋤便行。在瀉山牧牛次。踢天泰問。一毛頭師子。現即不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又作麼生。師騎牛便歸。侍

立瀉山次。舉前話了。適值泰來。師曰。便是者上座。瀉遂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道。泰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泰曰。現時不說前後。瀉山大笑。師曰。師子腰折也。便下去。一日。第一座舉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卽與之。師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座曰。但作得道理。便得。師掣將拂子便去。雨下次。天性上座謂師曰。好雨。師曰。好在甚麼處。性無語。師曰。某甲却道得。性曰。好在甚麼處。師指雨。性又無語。師曰。何得大智而默。瀉山曰。忽有人問汝。汝作麼生祇對。師曰。東寺師叔若在。某甲不致寂寞。瀉曰。放汝一個不祇對罪。師曰。生之與殺。祇在一言。瀉曰。不負汝見。別有人不肯。師曰。阿誰。瀉指露柱曰。者箇。師曰。道甚麼。瀉曰。道甚麼。師曰。白鼠推遷。銀臺不變。問瀉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瀉下座。歸方丈。師隨後入。瀉曰。子適來問甚麼話。師再舉。瀉曰。還記得吾答語否。師曰。記得。瀉曰。你試舉看。師便珍重出去。瀉曰。錯。師回首曰。閑師弟若來。莫道某甲無語好。問東寺。借一路過那邊。還得否。寺曰。大凡沙門不可祇一路也。別更有麼。師良久。寺却問。借一路過那邊得否。師曰。大凡沙門不可祇一路也。別更有麼。寺曰。祇有此。師曰。大唐天子決定姓金。在瀉山前坡牧牛。見一僧上山。不久便下來。師乃問。上座何不且留山中。僧曰。祇爲因緣不契。師曰。有何因緣。試舉看。曰。和尚問某名甚麼。某答歸真。和尚曰。真歸何在。某甲無對。師曰。上座却回。向和尚道。某甲道得也。和尚問作麼生道。但曰。眼裏。耳裏。鼻裏。僧回。一如所教。瀉曰。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人善知識語。一日臥次。夢入彌勒內院。堂衆皆足。惟空第二。師遂就座。有一尊者白椎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椎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瀉。瀉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侍瀉山行次。見前面塵起。瀉曰。面前是甚麼。師近前看了。却作此相。瀉乃點頭。瀉山曰。一切衆生皆無。

佛性。鹽官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鹽官會下有二僧致疑。特往探問。既到瀉山。聞瀉舉揚。莫測其涯。因易之。及與師言話。乃曰。師兄須是勤學佛法。不得容易。師乃作此○相。以手拓呈了。拋向背後。却展兩手。就二僧索。二僧罔措。師曰。師兄直須勤學佛法。不得容易。便起去。二僧辭回鹽官。行三十里。其一忽有省。乃曰。當知瀉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信矣。不錯。便回瀉山。其一更行數里。因過水。亦有省。乃歎曰。瀉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灼然有他。恁麼道。亦回瀉山。同瀉山牧牛次。瀉曰。此中還有菩薩也無。師曰。有。瀉曰。汝見那箇是。試指出看。師曰。和尚疑那箇不是。試指出看。瀉便休。送果子上瀉山。瀉接得。問子甚處得來。師曰。家園底。瀉曰。堪喫也未。師曰。未敢嘗。先獻和尚。瀉便喫曰。猶帶酸澀在。師曰。酸澀莫非自知。瀉不答。赤干行者聞鐘聲。乃問。有耳打鐘。無耳打鐘。師曰。汝但問。莫愁我答不得。干曰。早箇問了也。師喝曰。去。古有行者隨法師入佛殿。向佛而唾。法師叱曰。少去。就何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法師無語。瀉山曰。仁者卻不仁者。不仁者卻仁者。師代云。但唾行者。行者若有語。卽向道。還我無行者處來。夏末。問訊瀉山。瀉曰。子一夏在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某甲在下面鋤得一片畚。下得一籮種。瀉曰。子今夏不虛過。師却問。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務。瀉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師曰。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瀉曰。寂子何得自傷己命。瀉山一日見師來。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豎一指。師亦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向胸前仰一手。覆一手。以目瞻視。瀉休去。瀉山餽鴉生飯。回頭見師。乃曰。今日爲伊上堂一上。師曰。某甲隨例得聞。瀉曰。聞底事作麼生。師曰。鴉作鴉鳴。鵲作鵲噪。瀉曰。爭奈聲色何。師曰。和尚適來道甚麼。瀉曰。我祇道爲伊上堂一上。師曰。爲甚麼喚作聲色。瀉曰。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師曰。大事因緣。又作麼生驗。瀉豎起拳。師曰。終

是指東畫西。滹曰：子適來問甚麼。師曰：問和尚大事因緣。滹曰：爲甚麼喚作指東畫西。師曰：爲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滹曰：並未曉了此事。師曰：如何得曉了此事。滹曰：寂子聲色。老僧東西。師曰：一月千江。體不分水。滹曰：應須與麼始得。師曰：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滹曰：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師曰：瓶盤釵釧。券孟盆。滹曰：寂子說禪。如師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屬。後開法王莽山。次遷仰山。問僧：近離甚處。曰：廬山。師曰：曾到五老峯麼。曰：不會到。師曰：闍黎不會遊山。上堂：汝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麤識。如將黃葉止啼。有甚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祇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者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卽不要。請和尚真金。師曰：齧鏃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師曰：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况有五百七百衆邪。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采拾。如將空拳誑小兒。多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朋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滹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事理不二。卽如如佛。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以手於空作此^佛相示之。僧無語。謂第一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座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座曰：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師曰：扶我教不起。一日。歸省滹山。滹問：子旣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的。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個驗處。見僧來。但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者個不。說者個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滹嘆曰：此是從上宗。

門中牙爪。瀉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闍黎。僧回首。師曰。和尚者個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瀉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問僧甚處來。曰。幽州。師曰。我恰要個幽州信。米作麼價。曰。某甲來時無端從市中過。踏折他橋梁。師便休。見僧來。豎起拂子。僧便喝。師曰。喝卽不無。且道老僧過在甚處。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師便打。有梵僧從空至。師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師曰。何太遲生。曰。遊山翫水。師曰。神通遊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住韶州東平時。瀉山遣僧送鏡與師。師上堂提起曰。且道是瀉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實是瀉山送來。若道是瀉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衆無語。師乃撲破。僧參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畫○相拓呈。師以衣袖拂之。僧又作○相拓呈。師以兩手作背拋勢。僧目視之。師低頭。僧遶師一匝。師便打。僧遂出去。坐次。有僧來作禮。師不顧。其僧乃問。師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匝曰。是什麼字。師於地上書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匝曰。是什麼字。師改十字作卍。僧畫○相。以兩手拓。如脩羅掌日月勢。曰。是什麼字。師乃畫卍相對之。僧乃作婁至德勢。師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謝騰空而去。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舉拄杖曰。彼中老宿還說者個麼。曰。不說。師曰。既不說者個。還說那個否。曰。不說。師召大德。僧應諾。師曰。參堂去。僧便出。師復召曰。大德。僧回首。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以拄杖頭上點一下曰。去。侍御劉公問了心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要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真了。一日。在法堂上坐。見僧從外來。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視師。師乃垂左足。僧却過西邊。

叉手立。師垂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師收雙足。僧禮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着一人。拈拄杖便打。僧遽騰空而去。希聲陸公欲謁師。先作○相封呈。師開封於相外書云。不思而知。落第二頭。思而知之。落第三首。遂封回。公見。卽入山。師門迎。公纔見。便問。三門俱開。從何門入。師曰。從信門入。公至法堂。又問。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時如何。師以拂子倒點三下。公禮拜。又問。和尚還持戒否。師曰。不持戒。曰。還坐禪否。師曰。不坐禪。公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老僧一頌。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禪。釀茶三兩碗。意在鑿頭邊。師却問。承聞相公看經得悟。是否。曰。弟子看涅槃經。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個安樂處。師豎起拂子曰。祇如者個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相公。公便起去。龐公問。久嚮仰山。到來爲甚麼却覆。師豎起拂子。公曰。恰是。師曰。是仰是覆。公乃打露柱曰。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師擲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舉似。師指雪師子問衆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衆無對。問雙峯。你近日見處如何。曰。據某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曰。某祇如此。師兄如何。師曰。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滄山聞曰。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臥次。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甚麼處。師推出枕头。滄山聞曰。寂子用劍刃上事。師閉目坐次。有僧潛來身邊立。師開目於地上作○相。顧視其僧。僧無語。問僧。汝會甚麼。曰。會卜。師提起拂子曰。者個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僧無對。師自代云。適來是雷天大壯。如今變爲地火明夷。問僧。名甚麼。曰。靈通。師曰。便請入燈籠。曰。早個入了也。師便打。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禪牀是色。請和尚離却色。指學人心。師曰。那個是禪牀。指出來看。問。如何是毘盧師。師乃叱之。僧曰。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莫無禮。共僧語話次。旁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

是汝否。僧默然。師曰：何不現神通。曰：不辭現神通，祇恐和尚收作教。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問：天堂地獄，相去幾何。師將拄杖畫地一畫。思邈問：禪宗頓悟，畢竟如何入門。師曰：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自能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者裏總須茫然。曰：除此一路，別更有入處否。師曰：有。曰：如何。師曰：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反思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者裏，總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心，信位即得人位未。在。曰：除却者個，別更有意也無。師曰：別有別無，即不堪也。曰：到者裏作麼生。師曰：據汝所解，祇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再遷東平，將順寂。數僧侍立，師以偈示之曰：一二二三子，平日復仰視。兩口一無舌，即是吾宗旨。至日午，陞座辭衆，復說偈曰：年滿七十七，老去在今日。日輪正當午，兩手攀屈膝。言訖，以兩手抱膝而終。閱明年，南塔涌公遷靈骨歸仰山塔，于集雲峯下，敕謚智通禪師妙光之塔。

南陽府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在百丈時，性識聰敏，艱於參禪。洎丈遷化，參滌山。山問：我聞汝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被問，直得茫然。歸寮，徧檢平日看過底語句，竟無一言可對。乃自嘆曰：畫餅不可充飢，屢乞滌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在。師遂將平昔所看文字盡焚之。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個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滌山，直抵南陽，覩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滌山曰：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事耶。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滌聞，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曰：且未可信。待某甲勸過始得。